U
101
Y8
1639
V. 29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 古方略律卷之七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 高崇文討劉闢

唐憲宗元和元年上以討劉闢重于用兵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嘗如寇至爰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

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析人匙筯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律○○○

惟適氏曰。昔河北將李郭。會十三道之師圍鄴。而不免兎解。元和之討成德。會六道之師以屯易定。而不能拔其城。以中使魚朝恩吐突承璀監之也。自黃裳請勿置監軍。因詔征蜀諸軍。悉諳崇文處分。崇文始長驅克成都。擒闢送京師。後是裴度討吳元濟。奏罷諸道監軍。李愬又以三千人襲蔡。惟

任專權一。故事不中撓。成功自易耳。凡討賊而使中官預軍政者。必敗之道也。觀唐事可見。

卓菴氏曰。專閫雖君命不受。況令中官掣制乎。不置監軍任專權一。固足成功。但後世樞輔諸臣。使鉞臨戎。便宜從事。可謂任專權一矣。而智勇不能以討賊。忠誠不可以格君。老師靡餉不已。且養寇納叛。流毒宗社。識者往往根之。繇此而推。削平禍亂。在于將相得人。苟非其人。雖專任。徒取敗耳。此推轂所以不可不慎也。

## 杜黃裳請抑藩鎮

唐憲宗元和元年、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積弊〕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中○使得賂○朝○廷失節鉞○天下安得治○〕擧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武元衡不姑息○李錡亦○此意〕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范氏曰○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

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憲宗一裁以法
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繇君相者哉。
芑山氏曰。法度雖可以裁抑藩鎮。然必朝廷處置
得宜。有以折其心。藩鎮雖彊。未有不俛首畏服者。
苟失其本。而徒恃區區之法以繩之。豈能善其後
哉。黃裳此說雖可以救時。惜非本論。

## 李吉甫請去滑渙

唐憲宗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伏誅、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宦官相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閤中書四門搜捕、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胡氏曰、寵待宦官莫盛於德宗、而樞密之名獨見於此、憲宗之命也、其後至於宰執同奏事聽進止、

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爲二府使監察宰相職業紊矣其必稽古建官以邦禁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爲善耳

劉友益曰一堂吏也書伏誅何強也憲宗頗寵宦官初置樞密附其勢者雖堂吏能逐宰相特書伏誅以是爲鯨鯢也

惟適氏曰吉甫心迹非純臣然請去滑渙有裨法紀至如訪裴垍上國計皆可錄之善論者寧節取

## 張子良執李錡

唐憲宗元和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其勢已蹙。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

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父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而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

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不及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况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

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害剥六州以富其家令以輸
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
嘉歎從之
或曰非姑息李錡情理當然耳書曰罰弗及嗣賞
延於世蔣乂盧坦本此

## 李絳論諫官不可罪

唐憲宗元和二年、上召李絳語之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

（歸咎邪臣正婉言悟主處）

論無但一二而已

芭山氏曰傳曰臣下不正其刑墨虞其不諫而驅以刑未聞敢諫而反罪之者也又曰后從諫則聖言不從諫則非聖非聖則昏昏則亂亡隨之絳但言敢諫之難惜不以經傳告憲宗耳

又曰聽言者勿計言之繁簡求事合宜耳事苟違宜雖百論不嫌豈十論而已然在善進諫者又不宜以繁說瀆主聽李文饒曰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于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

武帝一言而悟。蓋以簡而當理。按文饒此言。足爲諫法。折檻引裾。皆非悟主之善道也。

諫法析檻引裾非諫主之善道也

武帝一言而儒盡以簡而合理故文儀北吉

## 裴垍奏赦使煩擾

唐憲宗元和三年、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

*假公濟私*

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赦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

*明主之言*

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臣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

*與律不合*

司。

胡氏曰。柳晟閻濟美之敢違赦令。窺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恒賦。嚴加貶黜。然後足以示懲。令一切不問。歸所進于有司。中與之業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芑山氏曰。歸之有司。何異內帑。其視德宗去瓊林大盈榜。而不散其積者。皆爲利惑耳。此主德之大蠹也。

白居易諫除王鍔宰相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爲河東節度使、鍔厚進奉賂宦官、求 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宜授今除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居易嘗作樂府規時

軫念百姓是遂見

芑山氏曰居易一疏清肅政府杜絕進奉可謂知大體者元和五年左右復稱譽鍔上命鍔兼平章

事。權德輿李絳。皆以為不可。乃以鍔為河東節度使。然愚按居易持論。旣慮諸鎭冀倖。又恐百姓困疲。其言較德輿諸人尤詳切。孰謂居易徒以詞翰著哉。

又曰。德宗朝李藩與權德輿。俱在中書。河東節度使王鍔。賂遺求兼宰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来。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格。

居易與藩忠直不阿。皆後世人臣所難。夫以鍔之賂宦官。求宰相。其術甚工。其途甚捷。然藩與居易力爭。事卒寢不行。後世豈無以賂求相者。諸大臣苟能如藩居易之不阿。何至唯喏讇附。以枚卜爲射覆。視揆席如傳舍哉。

裴垍不私故人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垍同平章事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垍。垍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芑山氏曰。德宗建中三年。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關播爲相。政事皆決於杞。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鄉者柰何發口欲

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夫以姦邪欺罔如杞。雖同列欲有言。尚逆止之。況能如垍賞諫官乎。垍之賞諫官。非惟改已過。因以補主闕。所裨助甚大。此相業之所繇成也。後世人臣。甘爲盧杞。不願爲裴垍何哉。

按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四年又詔百司凡詔敕未便者。皆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此皆求治之良法。垍既知賞諫。宜請復貞觀諫官入閣百司執奏舊制。惜垍見不逮此。

白居易請贖魏徵故第

唐憲宗元和四年、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近代雖事關激勸如官錢告之何

或曰。師道自賢。然居易所見更大。

芑山氏曰。魏徵輔相文皇。有治致太平之功。今憲宗雖贖故第賜稠。然不聞錄用而優恤之。居易亦

不思更有開陳。以成主德。豈朝廷所以示激勸者。僅如是而止乎。宅時故第不可質。惟毀之而已。謂崇報之典何。

惟適氏曰。宋真宗時。故相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與唐贖魏徵第同。

## 李絳請毀碑樓

唐憲宗元和四年、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諷諫　進言之法）

芭山氏曰。絳不力攻承璀諛佞之失。但借始皇刻

石以見立碑頌德之陋。又萁望憲宗之追法禹湯堯舜。則碑樓不能不撤。碑樓撤。則承璀之術窮。此正所以攻承璀也。進言之術如此。

許孟容抑制李昱

唐憲宗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許孟容（字公範）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不奉詔當死（非法）○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軍○士○日○益○橫○獨○孟○容○以○法○繩○之○一○軍○皆○驚○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以守正許之。豪右斂迹。

或曰。似申屠嘉責鄧通。風義凜不可犯。

芒山氏曰。元和十三年。五坊使楊汝安捕繫人。責

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患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爾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按此舉與抑李昱雖異而孟容裴度諸人之禦豪強遏暴患則一耳雖然嘉孟容剛直而不貸李昱賜朝汶死而盡釋捕繫帝之盛美亦曷可掩哉

白居易諫中使領兵柄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

○將帥不可不○擇

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繇立且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恐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一二語不能無弊若易失言與張釋之同病

諫諍相繼元和盛事

與律不合

或曰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酬其勤勞先王無是也居易盡亦直舉太宗故事與夫中宗明皇所

以隳壞先烈。將有弒君亡國之禍者。以告其君乎。憲宗志平僭叛。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安知其不遂開納邪。

## 李絳議烏重胤鎮河陽

唐憲宗元和五年、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烏承玼之子張掖人）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吐突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傅介子誘[illegible]法）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

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安危所繫。昨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牒。差本軍牙將為重鎮留後。物情頗沮。紀綱大紊。較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

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爲驩州司馬

或曰溪明重胤不可代從史之故利害較若列眉改鎮河陽憲宗非獨爲理奪勢不容不改也

李絳不進羨餘

唐憲宗元和六年、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芑山氏曰。絳自言戶部無羨餘可進。其說甚明。然是時宜痛陳前此進羨餘之弊。耗國蠹民。使憲宗

深以好利爲戒則所裨於主德尤大借絳之說未盡。

又曰。宋乾德四年。太祖罷羡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按宋此舉甚善。蓋自唐季五代以來。競進羨餘。既以剥民肥家。又以罔上徼賞。此皆貪臣利竊。奈何踵襲而不知變邪。全操數言。補李絳所未及。

盧坦諫遣品官

唐憲宗元和六年、以盧坦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品官宦官也有內侍高品）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芑山氏曰、人主每有此疑、非獨驗馬一事、特諸臣畏獲罪品官、相率拱默耳、直言如坦、足令品官短氣、

盧坦請罷品官

憲宗元和六年以盧坦判度支京西河州刺史韓
審有其毛不以纖毫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遣
之使品官有內侍品官尚官品也御泰所按其事盧坦曰陛下
陳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是大臣不足信於品
官今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所還
宜出入日入主無有此疑非獨覬覦事特諸臣
畏發罪品官日奏共六狀耳宜

孔戣詰責李涉

唐憲宗元和六年、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以承璀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大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戣巢父之子見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

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

胡氏曰。憲宗心實難于去承璀。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則前此李絳白居易之言至矣。何爲而不聽乎。今能出之。姑以謝希光耳。希光受金罪死。承璀與焉。縱不殺承璀。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法頗矣。且其言尤有失者。夫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肆侮玩。其罪甚大。乃不能誅。而僅能出之。豈不爲王德累哉。

# 李絳請出元義方

唐憲宗元和七年、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

媢 璫

官。

或曰。此與崔祐甫所謂非親非故不諳其才。皆公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徇私而與之。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要之無容心焉可矣。誠能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内舉不爲私也。

## 李絳請分隷神策

唐憲宗元和八年、吐蕃寇涇州及四門之外、驅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鎭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京營皆然）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倶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鋭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隷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如臂之使指則軍威

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隷節度使竟爲宦者文、信任宦官所沮而止

或曰分隷神策備禦吐蕃國計之大者然卒爲宦官尼止惡在其足以有爲邪

李光顔以身許國

唐憲宗元和十年、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鎭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今邊臣亦用此術）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近日撫鎭、亦如此）時李光顔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顔乃大宴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顔何忍獨以聲色自娛、因流涕、坐者皆

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芭山氏曰。光顏誓死滅賊。慷慨出涕。非以自明。欲因此激悟韓弘。感厲戰士耳。不以聲色自娛。尤武人所難。

卓菴氏曰。若貞元二十一年。吳少誠以牛皮遺李師古。師古亦以鹽資少誠。欲潜過宣武界。弘皆留之輸于庫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今乃自以美婦人遺李光顏。何歟。夫光顏之于

少誠師古。其忠姦若蒼素。弘于跋扈之臣。尚欲以法治之。而于光顏獨出于非義。何前後自相矛盾至此。且以法治人。而人皆憚。以色事人。而卒爲人所辱。其得與失又何如哉。人固有前徽而後惡。彼是而此不可爲訓者。苟不攷其終始而觀之。則賢否紊亂。欺詐公行。于以害天下有餘矣。愚于韓弘之此舉。不能不深惜焉。

少誠師古其惡蓄若畜素弘于毀亂之臣尚欲[illegible]
法治之而干先朝猶出于非議何前後自古未[illegible]
至此且以法治人而人皆懼以自存人而存念[illegible]
亦厚其得與夫又何知其人固有前愆而[illegible]
是而猶不可為訓者行不改其終始而與之同[illegible]
者紊亂狀非公行于以害天下有餘矣惡于[illegible]弘
此舉不能不深惜焉

裴度諫簡括王鍔

唐憲宗元和十年、河東節度使王鍔卒、鍔家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鞫于内仗、遣中使詣東都簡括鍔家財、裴度諫曰。王鍔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簡括其家。臣恐諸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芑山氏曰。欲釋諸將帥身後之憂。不復簡括鍔家。豈姑息哉。以安反側弭變釁耳。所失者少。所全者

多。

柳公綽杖神策小將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以給事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

情理聯然

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爾曹須作意。作意猶言當着心也此人朕亦畏之。

芑山氏曰。只說輕陛下詔。便見神策軍將罪空械。

裴度慰撫蔡州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夜襲淮蔡、擒吳元濟、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誘教小民之術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

芑山氏曰。就迎拜寓辨上下尊朝廷意。所謂身教也。事有瑣微而關風化者。古聖王移民易俗多此類。然愬嘗餌翼城鄭注藥頗驗。因署為牙推。注浸

預軍政。又令汪往見監軍王守澄。守澄入知樞密。薦於穆宗。穆宗寵任之。議者以汪澄入用。爲唐之亡徵。胎亂釀禍。罪與教猱升木者等。惡在其能辨上下。尊朝廷哉。

## 李鄘固辭相位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李鄘罷爲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繇宦官進（端人）、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毅然不可犯）百官到門。皆辭不見。

芭山氏曰。此足愧宰相繇中官進者。如皇甫鎛之賂承璀。李逢吉之結守澄。皆鄘之罪人。後世深識

之。鄘惜名節。恥蹊捷徑。然亦微窺朝廷嚮用宦官。雖入相。終不能有為耳。當淮蔡初平。詔以宦者為館驛使。裴璘諫之。不從。未幾六軍辟仗使賜印。得糾繩軍政。而宦官監軍之權愈重。況帝方驕侈。或肆情于土木。或惑志於神仙。晚德不終。大業寖壞。鄘可謂有蚤見者哉。

裴度論皇甫鎛程异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旣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羡餘以供其費、（逢君）鎛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媚璫）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宰相縣官、進）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井負販者亦嗤之、（市井尚有公論）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

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正恐未必和平不當輕以和平二字許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想見裴晉公風節）恩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

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什已入九。何恐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誤〕度爲朋黨、不之省、

芑山氏曰。鑄之排裴度。倚承璀與主耳。宦官能進退大臣至此。它如陳弘志王守澄諸閹。又有甚焉者。元和十五年。憲宗暴崩。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澧王惲。承璀死有餘罪。固不足惜。惲卒死宦官之手。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蓋自是始。豈獨大臣數被頓辱哉。

烏重胤請還刺史職事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繇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祿山思明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詔有文無寔其寔止行于橫海一鎮而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

暴橫爲患。故重亂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重亂處之得宜故也。

或曰。唐自中世以後藩鎮禍起。肅代德順。旰食不支。元和號中興。因仍弗改。故未幾兩河復失。方是時。幸而威令再振。當隨宜區畫。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弭而不自知。凡天下幾郡。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輔政。或封以爵邑。其未可行者。姑少緩之。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股髀之勢。而指臂運矣。唐人念不及此。徒

因專支桎偷安目前雖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終
卒以此亡
或曰藩鎮柄兵極重難挽不藉橫海以圖各鎮唐
之最失策者也

李渤請禁聚歛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庫部員外郎李渤使陳許二州名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繇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此弊近今尤甚

勇退

芑山氏曰。皇甫鏄在政府。專聚歛。故渤言及之。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 古方略律卷之八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 王承元表請除帥

唐元和十五年穆宗初即位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凉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

使監軍有司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
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
盡節以遵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
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
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
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
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召諸將以詔
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
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

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
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
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
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大將李寂等十餘人因留承
決志歸順
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鎭
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或曰。承元不違天子詔。可謂恭順矣。然觀其以師
道爲前車。斬李寂。棄貨財。蓋亦深明利害禍福之
故。而不爲諸將所惑者也。承元請帥。田興請吏事

殊而志同。

## 李光顏諭邠寧兵

唐穆宗初即位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併發入鎮全軍救之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芑山氏曰開陳大義但能令軍士一時感悅空更

求拊循激勸之道。不然。困憊無聊。衣資告匱。雖日夜言與涕俱。煦煦相慰勞。能必其捐軀爲吾用哉。光顏不聞宅爲區畫。疑史有闕文。

卓菴氏曰。李晟平懷光。亦以忠義感激將士。然必假四十餘人官。以督諸縣芻粟。使皆克羨。始克成功。從未有以虛辭而邀實效者。光顏不聞别有區畫。或資糧素具。無煩經營耳。後世倉猝無備者。宜以西平爲法。

## 韓愈議赦蠻賊

唐穆宗時邕管奏破蠻賊黃少卿萬餘衆拔管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

非貶嶺外不能深悉賊情如此

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嘗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

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

（近日以僞捷聞亦如是）

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敝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

（用撫）

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惜上不能用僉計）

或曰非熟悉賊情必不輕議招撫擇經略尤宜慎

裴度處分劉承偕

唐穆宗長慶二年、昭義節度使劉悟姨監軍劉承偕恃恩凌轢、數衆辱之、承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李師道為劉悟所斬）耶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宜如何處置、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

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獨不思大義滅親乎）然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姑從寬政）度奏請流承偕於遠州、悟乃釋承偕、

惟適氏曰。使承偕無罪。度必不如此處置。有罪而不斬承偕。不足以服悟之心。將必有激成其變者。帝不爲宗廟社稷計。沾沾以太后養子。姑息承偕。能苛責悟之不奉詔哉。

## 李德裕請罷戒壇

唐敬宗初即位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江淮尤甚智興家貲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芑山氏曰德裕通達國體即微見大近世士大夫生日自出錢飯僧數千人此風寖熾轉相倣效不

知失國家幾千萬丁。況所自施之錢。非天降地出。又皆剝民膏脂而得之。耗財蠹國。莫此爲甚。惜積弊不能頓革耳。

# 李渤請赦崔發

唐敬宗寶曆元年、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鷄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昌、啓間亦然）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崔發無罪）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

蝨。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不可謂之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此進言之術。）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此、却多事）

或曰。逢吉請赦崔發。不數言遽回主聽。非盡納約自牖。葢當李渤仲方激諫之後。故其言易入耳。

邑山氏曰。或言郭子儀怒其子曖與昇平公主爭

言四曖入朝歸杖曖數十今崔母對中使杖發四十。二者皆可謂賢。愚謂杖子一也。而是非得失。不同。子儀以忠愛之心。處高危之地。兢兢欽飭不暇。而曖驁然有我父薄天子不爲之言。雖與公主怒爭。賓乖臣禮。不可謂忠。又曖不遵父訓。妄自矜伐悻悻與公主爭。不可謂孝。不子不臣。曖罪誠大。杖以示懲。固宜。若夫崔發以無辜被捶。赦使還家。母但當垂涕謝恩而已。何必對中使更杖四十乎。崔母特畏中使橫暴。後此禍不測。姑杖發以殺其怒。

此猶庸夫孺子之見。視子儀之杖其子。是得非失。較然易辨。後世並稱其賢。蓋不明情理之甚者也。卓菴氏曰。栁公綽尹京兆。杖殺神策將李昱爲神策軍吏。許孟容械繫之。二者所處誠當。然不過躍馬衝道耳。貸富人錢不償耳。視毆百姓者。不猶愈乎。而或殺之。或繫之。憲宗未之罪也。至戒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今崔發僅曳中使耳。而敬宗遂收之獄。發既無一言。而諸進奏者。亦僅以中人御四分低昂。至李逢吉且指爲大不敬。夫使中人不毆

百姓而發輒曳之則不敬之罪發固無詞百姓者天子之子也毆天子之子不爲不敬而曳不畏天子不恤百姓之人可坐以大不敬乎人臣當國家是非之際宜引義力爭使無毫釐之差縱不能伸于一時亦可以爲後法今乃諂諛其辭以苟釋崔發爲族而不顧國體雖回人主之聽識者非之愚謂後世爲令尹者宜以公綽孟容爲法彼渤仲方李逢吉之流烏足以知此哉

一八

韋處厚奏用高瑀

唐文宗大和元年以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取一償二之息爲倍稱）貸錢以賂中尉動逾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繇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今有司亦然）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或曰纔進高瑀中外相賀足見深苦債帥

芑山氏曰未得則貸錢而求既得則重歛以償古今同弊愚嘗嘆三代以下之官非官也商賈而已

作吏商說。備言官吏之蠹。如唐之賂求節度。特其一耳。

韋溫議葺太廟

唐文宗大和五年、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庻吏宗正倖、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韋綬之子京兆人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芭山氏曰、溫意在抑中官權柄、特因事納規耳、惜文宗大阿倒授、馭之不得其術、雖與申錫等謀誅

之卒爲中官韋制此士良輩所以終貽國禍也

## 崔鄲用威致治

唐文宗大和五年、以陝虢觀察使崔鄲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海、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鄲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鄲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用威

用兵亦然

芑山氏曰因土俗人情爲寬猛治鄂尚刑得武侯

治蜀遺意。要亦原本子產。非申韓流亞。

## 薛元賞杖神策軍將

唐文宗大和九年、以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

○此○言○使○士○良○心○折○

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

○元○賞○能○爲○宰○相○制○神○策○軍○李○逢○吉○爲○相○不○能○爲○鄂○縣○全○一○令○比○事○以○觀○賢不肖自見

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芑山氏曰。元賞雖責宰相。然其言卽可以告文宗。安知元賞無因事規主之意。冀文宗聞言而悟。思所以控制禁軍邪。尹起莘謂不畏疆禦。克舉乃職。僅就其迹求之。非深識元賞者也。

## 劉從諫請王涯等罪名

唐文宗開成元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李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令狐楚愧死）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刼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簡較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

此論嚴正

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定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繇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芑山氏曰。大和九年。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討賊。擒舒元輿王涯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訓等謀行大逆。士良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曰是也。腰斬涯等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間殺

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預知也。愚按涯等及誅。皆士良等誣之。是時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不力爲涯等雪冤。至令仗義執言。出于昭義劉從諫。焉用彼相爲哉。

從相爲甚。
涯等雪寃。至今仗義執言。出于昭義劉從諫。憲用
皆士良等譖之。是時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不方
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預知也。思

詔言事毋乞留中

唐武宗會昌元年、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輔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何異投匭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

范氏曰、人君不正其心、以術御下、是自行讒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

愈勞盖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芑山氏曰○聖明思致理平○安推誠任人○當以唐文宗爲戒○

詔禦烏介可汗

唐武宗會昌元年、嗢沒斯（回鶻將）請置家大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勅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即烏介）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于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

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黨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大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賜嗢没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曰、自彼國爲紇吃斯（即黠戛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備至。今可汗尚此

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撃羌渾諸部遲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剪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于迦斯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救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太和公主（太和縣名公主憲宗女武宗姑先是嫁回）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䘏無所悔懷而乃睥睨邊城鷙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

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怨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怨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候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候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

于兩月之内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倘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仲武時爲招撫回鶻使）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管近南四十里劉沔（沔兼招撫回鶻使）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

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追逐囘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囘鶻。

或曰。賜可汗書。荅囘鶻相書。皆寬嚴適中。後世所宜師法。